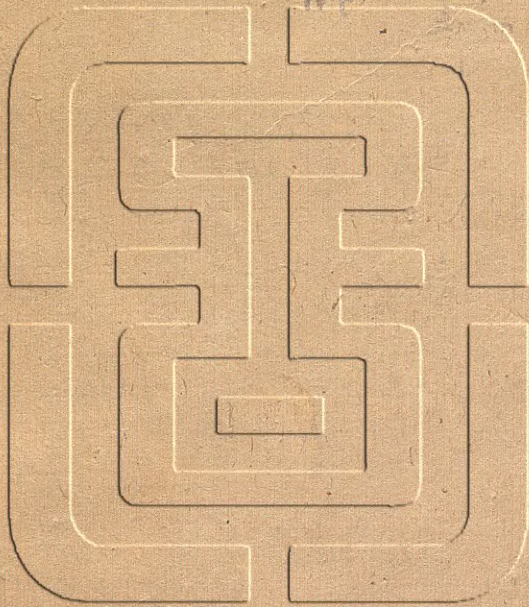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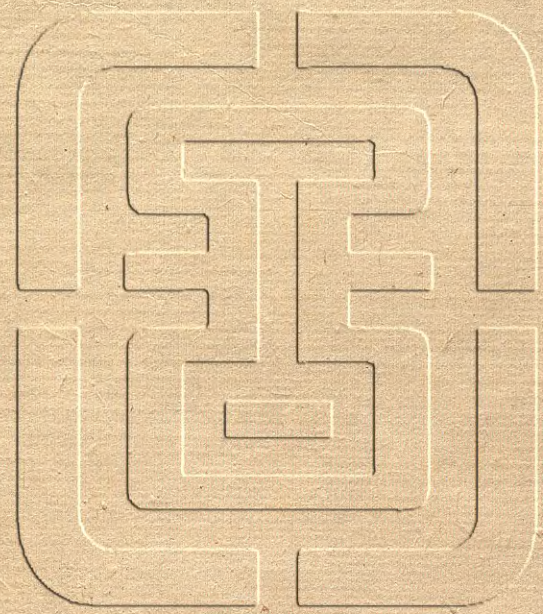


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古130
8544
部-161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

宋二十九

漢陰鳳凰山神碑

碑高七尺三寸廣五尺三寸三寸六分
行行四十五字正書篆額在漢陰

宋鳳凰山神昭烈公廟碑

口口漢陰之鳳凰山爲山鎮最鉅禹導嶧冢內方雖於

夏書不述顧饒風女口牛山峙其西東口氣象獨磊落

雄秀口口口金海濱之爲望宜建徽號降 神宅靈

口大長嶺安圖經山亦口口口聳非障疊爲層口口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宋二十九

漢陰鳳凰山神碑

碑高七尺三寸廣五尺三寸二十六
行行四十五字正書篆額在漢陰

宋鳳凰山神昭烈公廟碑

□□漢陰之鳳凰山為山鎮最鉅禹導嶓冢內方雖於
夏書不述顧饒風女□牛山峙其西東□氣象獨磊落
雄秀□□□金海瀆之為望宜建徽號降 神宅靈

日大振顯按圖經山亦□□□巒排嶂疊為層□十有

二□□□□□□□□如翔羽矗立千仞綿袞盤踞踰數
百里漢江繞其陽月河注其陰上列三湫下漑萬頃雷
風雲雨□□□□蛟龍□□山祇木魅百怪屏衛異時
宿將嘗據其險以備攻守其亦曰□臣伏橫陸夷曠行
於□□□□□□□□□□不斷□神之啟當□□
□□□□□□□□式祝號加公爵曰昭烈賜廟額曰靈□
以崇□□□□□□□□□□不塊□帶京□至

帝□□發祥□□□□之祝融汾之臺駘□司□山鳳
□□□□□□□□□□□□□□在國之封內□□
祀秩水旱疫癘則□□□□祭元豐初 神以□□雨

雪錫□□□□□□□□□□□□□□附□□□

□□□□□□□□ 神之聰鑒□歆依民和□相影響

暨□□□□□□□□□□□□□□□□□□□□焰

鳳立祠□同委□壤惟 神之貌象物儼然宣撫岳

飛奏請申□命□□□□□□□□□□□□□□□□

神冠□玉立慘氣威□駭心動目恍若見其驂馭

羣龍揮斥雷風漢紀將軍生面□□□□□□□□□□

□□□□□□烈矧惟邃殿寢宮長廊崇廡脩門廣庭渾

渾巍巍其齋□祠室井霤庖廩列豆□□□□□□□□

□□□□□□□□華煥鮮麗於 神之膺享稱其

尊虔且於茲山增輔壯□□之祝史則□□榱棟
摧□□□□□□□□□□蝕繪□□厥初除地藉草
滋甚於贖□守帥四明楊公□□往返展敬愀然屬
□邑令何君□□□□□□神均德茲土廟之
弊是忝於□神而愧□公之志敢不恪恭故事於
時道洽民格□□□□□□□□緒以充役
費竹木瓦甍鐵石丹堊以枚數斤會者四萬八千有奇
百工鳩力計□給□□□□□□□□□□之
墮廢經始於紹熙改元八月癸未訖事於中冬之戊寅
比 公持本道漕節歸重臺府□□□□□□□□

□賦二詩冠冕前作又大書廟之額榜侈其光華歲
遂大熟無水旱疾癘先是已酉冬 公以□□□□

□□□□□鐵石之心始敷密雲已布水沉之烟未斷
雨雪其雩之語揭於謝文士夫老交□爲美□□□□
□□□□□□□公像以誌棠陰仲以爲君子忱誠通
天寅燹之柄實總理百神 公抱負道學德業初遷

撫□□□□□□□威伸於雷霆之餘迺沐以春
和之膏澤有如去橫費禁苛歛安邊陲和軍心興學校

作士類重農政□□□□□□□險灘綱舉條叙密輔
宏化列城叢祠方率職惟謹鳳亭繪像何翹涵大江之

月升太山之雲然令與民敬□□□

神屬仲記脩

廟工役因詔遺思於無窮嗚呼宇內山多以鳳名茲山

獨倚

神為重

神之祠又倚

公為重異時

山可磨滅

公之德永配

神不朽石泉密在景

仰令具碑文請亟書刻之仲三薰臨文□之古碣其□

□雪風雷祥貺異兆書之殆不勝書第欲鏟去箕筆刪

鬼愁志怪推顯晉□□章僊翁飛蛻之逝□□□□

□□□□之德與山俱高令青城忠義故家撫仲之言

日然是為記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議郎宣差

知金州石泉縣兼管勸農公事王仲記承直郎宣差知

金州漢陰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何禦書眉山家應龍

篆額

按是碑乃宋紹熙時所立鳳凰山神廟記碑為風

雨所蝕幾不可句讀就其文觀之知山神於宋時

曾加公爵并賜廟額宣撫岳公又奏請裝脩貌像

殿宇頗稱宏敞其云上列三湫下溉萬頃當是謂

龍神也鳳凰山在漢江左岸故曰漢江繞其陽月

河注其陰月河即水經注所稱之月谷川也今漢

陰城實在漢水之北五十餘里襟帶月水地無高

山峻嶺左右坡坂殆即水經注所謂月坂歟鳳凰

山峻嶒江岸高插雲霄宜爲宿將據守以備攻討
攷北史謂之金鳳山昶官陝右時因公至此徧訪
地志旁詢鄉民山神祠宇絕無人知惟殘碑斷碣
委棄榛莽而已

山河堰落成記

磨崖高七尺四寸八分廣一丈九尺八寸四分共
十六行行九字每字徑六寸許隸書在褒城縣

紹熙五年山河堰落成郡太守章森常平使者范中執
戎帥玉宗廉以二月丙辰徠勞工徒堰別爲六凡九百
三十五丈醜渠四百一十丈木石工計七十二萬四千
九百有奇工以人計一十五萬九千八百有奇先是四

季夏大水六堰盡決爍使者被

旨兼守事會凡

役慨念民輸當四倍於每歲之常廼官出錢萬緡爲民
助查沈賈嗣祖晏表張柄實董其事

按宋史河渠志山河堰祇載乾道七年吳琪發卒
助役修堰之事此後無文自乾道七年至此僅二
十餘年乃以紹熙四年大水決六堰此堰被決遂
致重修晏柔臨淄人知南鄭縣見鄒君碑題記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

碑連額高五尺二寸廣二尺五寸兩截書上截十三
行行十二至十四字下截十七行行十七字行書額
正書

金石錄卷一百五十一
五
□□□□□城之華望者也自開府垂明於宋室澤州
考績於國朝道素相承世傳儒雅尙矣夫其果行
脩潔斯文彪蔚鄂不照乎移華龍驥乎雲路則公山
正禮築高足於前冲與太真嗣家聲於後有日矣昔余
作郡平原拒胡羯而清與從事掌銓吏部第甲乙而超
升等第尔來蹉跎猶屑卑位雖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
故冲之西遊斯有望矣江月弦魄秦淮頂潮君行句溪
正及春水蜀哉之子道在何居魯郡公顏真卿叙

右顏魯公帖□番本迺送劉太冲叙也併及其仲氏
太真□舊唐史文藝有太真傳不紀其與伯氏繼登

天寶上第文集三十卷見館閣書目墓在縣北號柘
塘神市人月有祭禱必應溧陽人尤神之神道碑裴
度撰蔣渾書昔曾易置□解旋轉縣齋援到官初得
之縣庖下僅存□百七十有九字同郡李兼經從相
與起□鄉賢出其家藏顏帖再摹入石并斷碑□□
廳壁叙言彭城華望以劉於此邑爲著□□墓云宣
城陳留是也開府澤州公山正禮表其先世也平原
從事銓部甲乙顏常汲引□也蹉跎卑位悼其窮也
句溪春水此邑時屬宛陵也鄭薰北望樓記言元載
貶顏夷陵別駕後遷廬陵刺史道出蒲塘有左伯桃

金石錄卷一百五十一
詩第序腦亡太冲彭三字考汝越帖亦然莫可補闕
云慶元己未上巳宣城戴援跋邑人秦堦書額

毗陵潘壽仁模刻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鬱屈瑰奇于二王法外別有異
趣米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者目驚不虛也宋四家
書派皆出魯公亦只爭坐帖一種耳未有學此叙者
豈當時不甚流傳耶真跡在長安趙中舍士楨家以
余借摹遂爲好事者購去余凡一再見不復見矣淳
熙秘閣續帖亦有刻畫禪室
隨筆

右叙載魯公集行書筆筆作折釵股法爲顏書之冠
按宣城戴援跋云得劉太真墓碑于縣庖下同郡李
兼經因出顏公送太冲真蹟遂刻石同置縣齋此碑
蓋刻于慶元間趙氏已不及見然真蹟猶藏于陝西
東氏吾邑宋閔叔遇東孝廉于京師獲見之紙碧如
玉墨黝于漆歷數百年如初落筆者首闕劉太冲彭
四字與刻本合冲弟太真史有傳登天寶上第文集
三十卷神道碑文裴度撰蔣潼書史旣不爲太冲立
傳而太真傳又不及其兄微此碑冲幾湮沒無聞矣
米元章書史云此序碧牋書王欽臣故物也華陰王
宏撰云此序真蹟爲渭上大宗伯南子興先生故物

一孝廉借觀未還而逸其姓豈卽東孝廉也耶

金石錄補

劉太冲帖碧牋書宋時爲唐珂所收其子常語米老謂與智永千文柳公權等書同墓則世間已無此帖矣而董思翁跋又謂在趙中舍士楨家當時有密爲主洗購去之語豈果爲晉卿所得故流傳至今耶又米氏書史稱珂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隣九字剪去今此帖九字無恙獨闕首行五字不可解也蓋唐人善鈎摹或別有搨本亦未可定此序不記所作之年按序中有秦淮頂潮句溪春水之語亦當在刺江寧時公以乾元二年六月自饒州移刺江寧明年二月追爲刑部侍郎在江寧者僅八月則知此序與送蔡明遠叙同時皆當在乾元二年也又叙中言昔在平原拒胡羯而請與從事乃知公以平原刺史拒祿山時太冲實與有功而舊史但稱清河客李萼不及太冲非有此序則太冲一段謀畧幾沒殺千古矣則知此序關係太冲不小非直移贈而已此序碧牋書碧

牋宜墨故在顏書中獨爲腴潤

竹雲題跋

此序淳熙續帖亦有刻與世間流傳本迥不同其鬱屈飛動處更出今本之上今本首行全闕劉太冲者彭五字或以小楷書補之淳熙本首闕上半行太冲

彭三字尙完冲字有微闕劉字闕右半劉上尙闕三字則不可知何字矣

虛舟題跋

寧遠記

碑連額高六尺二寸五分廣三尺七寸八分兩截書上計十九行行二十五字下條目二十行行十五字正書隸額在杭州府學

寧遠記

國子司業王介記

國子錄陳一新書

開禧二年今兵部侍郎戴公溪爲司成有李廸功壽朋者老矣不仕養於學謁司成具道太學有義冢久弗葺

司成樂聞之亟訊其顛末云昔淳熙間故待制張公

宗元以所得分地七畝餘弃之學以葬遠方士子之不

幸而死者名廣惠山出清波門並城而南過劉寺五六

里道梯子領步漸高坡隴相屬至方家壩卽其所也山

之東爲官衢西直循王府山其南接民家方氏墓北距

郎主簿山廣袤十有五丈幽靜閑寂而勢頗稱舊有守

者廩稍不繼棄之去以故殯者少地益不治司成命學

錄李君元白孫君瀾往視之舊殯凡九各有表識喟然

歎曰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是非學校之責乎乃裒金

錢加修焉卽土周而甃以石循山趾而繚以籬徹舊門

金石錄卷一百五十一
而改作之增爲三間以備時祀之所廣出入之路復命
守者給以券食旣成祭以安其神又定津送之費官以
給之制時祀之式使歲舉行之榜曰寧遠司成之惠甚
渥也嗚呼士不幸而死又不幸而貧或遠不能以歸葬
則殯於此者豈不愈於寄之僧舍乎朋友致歲祀墓丁
供洒掃政使有家殆未遇是昔延陵季子葬其子於贏
博之間三號遂行孔子以爲合於禮然則斯殯也而遂
葬亦豈不可雖然庸廩不繼時祀不修則朋友義廢而
寧遠之意荒矣尙其永念之哉

嘉定元年九月日

條目如后

一每歲清明舉錄前期關諸齋每齋率錢叁鏤省委
公厨具鷄黍之屬至日舉錄一員輪請長諭二員同
詣義冢致祭遇晴則行其儀用鷄黍從食果子共十
豆酒各三酌墓神用鷄及果子共三豆酒亦三酌並
備祝文香茶之屬祭畢以所饌給墓丁並隨行僕從
元造長卓貳隻用畢仍寄留墓丁家
一兩學生員有不幸身故家貧地遠合葬義冢之人
本齋長諭保明申舉錄備申本監請官會貳拾千充
結砌等費委舉錄長諭及其鄉人營辦非就義冢安

葬者不給葬之日請本齋集正直日送至墓所

一募丁陳勝月給係轉運司給到小券一名專充看

守不許本監人輒行撓請如或運司給付不時許墓

丁經監投狀本監卽與施行 陳口口刊

按此碑杭州府志引武林石刻記僅載撰書姓名

及高廣行字之數不言碑舊立處所李制府衛西

前謝志金石卷并不載此碑可知此碑之不顯於世

久矣碑云開禧二年今兵部侍郎戴公溪爲司成

宋史儒林傳戴溪字尚望沈光作戴溪春秋永嘉

人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按宋史選舉志孝

期親許牒子弟作待補國子別號監潭州南嶽廟

考核此別頭省試疑卽別號之訛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

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升博士除慶元府通

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和議成

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叅議軍事數月

召爲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六轉爲太子詹事

兼祕書監權工部尙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

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傳載溪之歷官

如此据碑則開禧二年官兵部侍郎已前官司成

史皆畧之碑云出清波門並城而南過劉寺五六

里道梯子領至方家壩劉寺者咸淳臨安志云紹興十八年建十九年賜褒親崇壽額西湖游覽志云俗稱劉孃子寺劉貴妃父懋因金人南侵獻錢二萬緡以助軍費高宗嘉之遂令建寺以爲功德雷青日札云西湖褒親崇壽寺乃紅霞帔劉貴妃香火院故俗稱劉寺紅霞帔者宋宮人品名也江湖後集載周端臣劉寺墳園詩萬頃蒼寒擁寺門寺牌金字御書存其規模可想梯子領同嶺字似卽梯雲嶺在慈雲嶺東方家壩今作方家峪咸淳臨安志在錢湖門外路通慈雲嶺梯子嶺按爾雅釋

水注谿曰谷或从山集韻壩四方土之可居也又水厓曰壩是峪壩義同而音亦相近然今人皆不知有方家壩之稱矣至碑載循王府山郎主簿山皆不可攷寧遠二字是太學義冢祠門之題榜記中所列條目王則制簡而儀備想見南宋太學師生用意忠厚可以風世其二云每齋率錢叁鑲省者正字通云凡圓廓有孔可貫繫者謂之鑲是鑲與貫同宋史食貨志錢幣不詳省字之義嘗見南渡初製銅牌文云臨安府行用準二百文省準三百文省準五百文省宋時民間行用有以八十及八

十五爲百者疑卽此省字之義歟祖在西湖修志
日搨得此碑及主講敷文乘暇日徘徊方家峪尋
此記中所載各舊蹟則荆榛彌望詢之山樵野牧
無有知之者矣並詳於此以志慨

澱山會靈廟碑

碑高三尺許廣二尺四寸五分廿四行行廿七字正書
額題會靈廟記四字篆書在青浦縣澱山廟左壁

會靈廟記

祀天下之大典也德不被物功不及民者不在是典禘
所以報歲功也凡水旱疫癘螟螣則黜其方之神然則
在是典者庸尸素哉嬴秦時邢氏三女子死而有靈
能役鬼工各開湖泖瀦亂流以泐水患

澱湖之

靈其季也罔咎之利舟楫之益民歌婁豐菑害不生一
方之氓均飫其惠嘉定七年孟夏大旱奔走群望有禱
輒爽知縣事李伯壽命主簿陸厓躬至巖扃檀木始然
水立晝昏濺沫飛濤沮泐冠裳傍晚辟易陸固自若不
衡不倚若有相者得魚得蛙速雨之徵必冀所求不獲
不已白魚旣躍蛙亦隨至霈雨霽注三日足用歲大有
秋申聞

朝廷錫號會靈揭榜之辰陸乃肅齋黃

奉其行以侈

君賜以荅

神貺觀者如堵震動

山谷水天一碧幽顯咸若黃耆貽背歎未曾有相眡而

金石錄卷一百五十一
神來止茲福我茲土千有餘歲不知幾縣吏之
禱於斯也一朝潛德撤覆於吾賢父母之手久矣吾
神恒其德而敷其惠也褒封之後凡所以惠我者亦豈
有加於疇曩而貳其心哉獨嘉吾賢父母能講明政之
所先務使
朝廷恩渥不及尸素之鬼足以風厲
素食忘事之人俾敏厥修予聞而嘉之遂櫟括其言而
文之俾修歲時之祀者歌之歌曰

湖山兮蒼蒼湖底兮天泱泱樓凌空虛突兀兮金銀鐙
舳艫兮轉輸杭徐兮繞湖不知其幾千萬兮寄豐凶於
慘舒烟冥冥兮雲澹風蕭蕭兮葭茨貝闕兮襲驪窅物
不疵癘兮民不頽頽煥兮榜題雨露兮新滋 神之靈
兮聽之

嘉定九年孟秋既望前台州報恩光孝禪寺住持嗣

祖居簡記

寄理

勅賜進士出身嘉興華亭支鹽官建安

徐榮叟書并篆額

澱山普光王禪寺住持傳法僧

立石 高舉刊

按此碑撰者僧居簡書篆者徐榮叟居簡自稱前

台州報恩光孝禪寺住持雲間志載明行院記則

云勅差臨安府淨慈光孝禪寺住持北礪居簡記

嘉熙初元立此碑立于嘉定九年彼碑則在後二十一年矣 四庫全書錄其所著北磻集稱居簡字敬叟潼川王氏子嘉熙中敕任淨慈光孝寺因寓北磻日久故以名集其集詩文各爲一編宋代釋子兼有詩文者惟契嵩與惠洪契嵩之文博而辨惠洪之文輕而秀居簡此集不摭拾宗門語錄而格意清拔自無蔬筍之氣据此則居簡工文觀此碑可得其槩矣居簡晚年又嘗住嘉定南翔寺今尚存二碑是其所撰也徐榮叟宋史有傳字茂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及考應龍傳不詳何貫朱竹垞洞霄宮提舉題名記作浦城人此碑自稱建安與題名記異傳稱榮叟嘉定七年舉進士歷官通判臨安府累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嘗載其初任華亭支鹽官蓋史略也碑云勅賜進士出身此爲後人系銜用賜進士出身之所昉而此上有寄理二字未曉其義以臆揣之當與權攝治理同謂支鹽官非其本職一時暫寄耳其云嘉興華亭則此時秀州已升嘉興府也支鹽官宋史職官志食貨志皆不載此官雲間志倉庫有支鹽倉在縣西北三十五步乾道六年閏五月奉朝

旨移置本縣又廨舍凡十支鹽官廨舍列于第十
是其職居于各官之末蓋卑甚矣廨舍在縣南二
百一十步榮叟之居此官志亦無傳可攷碑云嘉
定七年孟夏大旱知縣事李伯壽命主簿陸垕躬
至巖扃檀木始然水立晝昏濺沫飛濤沮洳冠裳
傍睨辟易陸固自若不衡不倚得魚得蛙速雨之
徵白魚既躍蛙亦隨至霽雨霽注三日足用朝廷
錫號會靈揭榜之辰陸乃肅齋夤奉其行觀者如
堵震動山谷云云雲間志不載災異華亭縣志祥
異不載嘉定七年之旱知縣事李伯壽雲間志僅

載知縣題名云李百壽嘉定七年任而亦無傳百
壽伯壽志與碑異或志有傳寫之訛主簿陸垕則
雲間志與松江府志華亭縣志皆不列于題名雲
間志載主簿廨舍在縣西七十步又亭館條下云
公餘風月在簿廳後嘉定九年簿四明陸垕建始
知垕是四明人也以求雨有應之主簿可謂賢矣
而志乘無傳賴有此碑傳之咸淳臨安志載陸垕
號盤隱官府判嘉定中與僧居簡倡和而不詳其
貫四明可据以資互證又檢靈隱寺志載垕所作
冷泉亭放閘水一詩云泉聲飛出閘委折綠陰間

此地原無暑多時不入山草歆疑石墜水定見魚
還難得同猿鶴游吟半日閑附錄于此以見其兼
能詩也碑書楷與蜡同從廣韻也其云民歌婁豐
與唐石經周頌婁豐年句同漢書屢俱作婁說文
有婁無屢新附始有之可知南宋時所行毛詩尙
仍唐本今監本汲古閣本則皆作屢矣澱山今在
平陸登巔望澱湖遠隔二十里外碑云水立晝昏
濺沫飛濤則宋時山猶在湖中矣祈雨取水以得
生物爲驗若今旱禱龍洞求得蜥蜴迎歸而雨降
是也得魚得蛙想亦蜥蜴之意故魚躍蛙至爲所
求之俱遂也沮洳冠裳旁睨辟易則風浪中見神
之降矣朝廷賜榜屋親捧而來故觀者震動山谷
大抵神舊有祠至此始有賜額也祠之創始無從
追攷陸廣微吳地記但云秦時有女子入柘湖爲
神卽此祠也雲間志云柘湖今堙塞爲蘆葦之場
神亦弗祠今澱湖中普光王寺亦有三姑祠靈甚
湖旁三數十里田者與往來之舟皆禱焉故老相
傳秦時姓邢氏女兄弟三人卽柘湖所祠也至元
嘉禾志稱三姑祠一在府南七十里柘湖一在東
北七十二里澱山湖嘉興府志載海鹽縣秦置後

陷爲柘湖移縣武原鄉漢時又陷爲當湖移於今處然則柘湖舊屬海鹽三姑祠舊在柘湖因湖堙而弗祠則柘湖之祠廢久矣不知何年建於澱山雲間志未能詳也宋何松年三姑祠記則云秦始皇時邢氏有三姑長曰雲鶴夫人主沈湖次曰月華夫人主柘湖季曰降靈夫人主澱湖則是三女分主三湖而三夫人之號不能詳其爲何代所封今志乘可攷者惟柘湖與澱湖其沈湖之所在及有祠與否從無述及者此碑云邢氏三女子死而有靈能役鬼工各開湖泖瀦亂流以泚水患澱湖之靈其季也是亦以在澱湖者爲季女在別湖者爲長次二女但柘湖沈湖無明文耳然松年記又云夫人邢其姓家澱湖東地曰柘谿降聖夫人少奉普光王之戒故其後遂蒞澱湖夫普光王釋典向無此佛名至唐中宗時僧伽建寺請名普照王寺中宗以照字是天后諱乃改爲普光王寺語見曝書亭詩集註安得謂秦女奉普光王之戒耶莫儔澱山建塔記義燈禪師建塔夢中有榜題曰普光王寺後請額以符其夢其柘湖秦爲海鹽城在嘉興府南七十里安得謂秦女家於澱湖東之柘

金石錄卷一百五十一
谿耶然則舊說之訛傳自宋時已然矣今觀祠宇
在普光王寺山門外左首數弓之地建屋二進前
爲廟門後卽神殿各三楹不甚宏敞而門前殿後
別無餘地可以再增屋宇似此形勢顯係先有寺
而後有祠者松江府志以神爲寺之伽藍非無因
也寺初建於建炎元年賜額於紹興八年則其荆
基不過在建炎已前當不甚遠農田餘話稱舊有
登禪師者始結廬於山居人捕魚竟日不得就師
問故師曰但以爾舟載土詣吾山當遂所願積累
旣久因以建寺蓋山本低小賴漁舟載土積累始
寬所謂登禪師或卽莫儁託所稱之義燈則建炎
已前建寺建炎以後建祠無可疑者碑云神來止
茲福我茲土千有餘歲蓋祖述何松年祠記之語
耳神最靈異謁祠者稍涉褻慢卽有禍災故祠門
常閉不敢輕啟碑在廟庭左壁與沈氏捨田碑內
外相背在牆外者蔓草荒翳從無人摩挲惟拓想
昔總修青浦縣志採訪者不能蒐及遂致失載雖
會靈碑文錄其大要而首尾不具茲幸朱君朗齋
錢君同人以重九登高啓巖扃陟荒逕尋得此碑
碑亟爲備錄于此俾後日續修郡邑志時取以補

入也又檢曝書亭集有借陳同知昂四人登澗山
寺謁秦女祠分得合字成三十韻又陳君緘寄普
光王寺二碑成詩三十韻二詩中皆無一語述及
紹興二十八年沈氏捨田及嘉定七年華亭主簿
陸壘祈雨請額之事是陳君當時緘寄別是二碑
迴與此碑及捨田碑不同而詩內又不言陳君所
寄之二碑何代鐫刻何人撰書所記何事詳玩楊
謙箋註此詩引用莫儔建塔記又載入青浦縣志
者有何松年三姑祠記皆宋人作似應有石刻則
陳君所寄或卽彼二碑今普光王寺內外遍尋除
會靈廟嵌壁二碑之外並無別項宋碑詢之寺僧
亦皆無有見而知之者竹垞作詩在康熙庚辰距
今祇百餘年昔所搨者今不可尋今所得者昔亦
未見甚矣蒐羅金石之難也

羅池廟迎送神辭碑

碑高九尺五分廣五尺五寸十行行十六
字正書後又小字跋五行行書在馬平縣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兮進俟之堂俟之舩兮兩旗渡中
流兮風汨之待俟不來兮不知我悲俟乘白駒兮入廟
慰我民兮不嘖兮以笑鶩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
白石齒齒俟朝出游兮莫來歸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

金石錄卷一百五十一
三
北方之人方謂侯是非千秋萬歲方侯無我違願侯福
我方壽我驅厲鬼方山之左下無苦濕方高無乾杭杜
充美方蚰蛟結蟠我民報事方無怠其始自今方欽于
世世

宰相進退百官賢之遇否係焉

柳侯名重一世竟老遐陬繫誰之責嘉定丁丑春良
赴柳幕道長沙謁帥相安公先生臨別授坡公大
書韓昌黎亭神詩俾刻之廟傷其不遇也良甫到官
攝邑柳城繼易僉賓州回白郡太守桂公慨然從
之於戲侯賢而口誠獲遇先生必始終光顯于

朝奚至一擯不復用韓之文得蘇而益妙蘇之書待
先生而後傳邦人聚觀咸嘆謂若昔不遇疇非遇
於今耶先生察百官之進退有賢如柳尙何憾
如韓如蘇葢同一際遇大慶也重陽門生從政郎柳
州軍事推官權僉刺天台口良謹跋立石朝奉郎權
知柳州軍州事借紫永興桂如箠命廸功郎柳州州
學教授豫章廖口口書丹

右東坡書羅池廟迎亨送神詩筆意甚佳然較沈傳

師所書碑不同者十數字當以柳碑爲正

東里續集

東坡公書柳子厚羅池銘辭道勁古雅是其書中第

一碑內步有新船秋鶴與飛昔人證之已明無足論者子厚英秀鬱鬱未吐沒為明神亦是常理獨惟嫚

客死當是伊佺文態未洗盡耳夔州山人四部稿

余無此石刻本然有一墨本乃鄞張君所惠似是先用鉤法具間架後乃更用筆書之者穠艷而勁發有

勢疑是南禺先生所臨因此思其原本必絕妙今跋稱是坡公第一碑諒不誣也羅池神能使嫚者死世

俗驚畏正在此司寇乃以佺文態嗤之是董狐筆書畫

跋跋

按原碑沈傳師書久佚集古錄言昌黎集本作蕉子

黃沈無子字是刻與沈同又云沈作而秋鶴與飛誤

是刻作秋與鶴飛無而字吟下有兮字與集本同西粵

金石錄

按此碑韓文蘇書嘉定丁丑天台口良重刻於柳

州馬平縣羅池廟舊說相傳估客過柳江者搨一

紙即無風波之虞遭亂失去雜入築城磚石中每

當築處城輒圯有司知其異物色出之仍置廟中

良缺其姓官柳州推官而署其跋云重陽門生所

未詳也丁丑為嘉定十年碑當立于是時跋云良

赴柳幕道長沙謁帥相安公先生安公當是安丙

宋史安丙傳丙字子文廣安人累升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嘉定七年三月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賜手書召之行次廣德軍進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湖廣安撫使良道經長沙則詣潭州謁安撫為便也碑刻異同已詳諸跋不具論

建康府教授西廳記

碑高四尺四寸廣二尺七寸十八行行三十字正書在江寧

余同年進士諸王宮教授四明范君之子光分教金陵貽書於余曰金陵學宮舊惟一負今西廳是也 紹興

初留守尚書石林葉公以行都請增置故東西對立西廳歲月最久棟宇寢壞殆不可居光到官之初懷一日必葺之念而未敢及其私既七月學政粗舉始請于郡留守侍郎隆興李公慨然興念捐金與材委吏督工撤而新之其規摹位置受成於堯而財物出入則有司存經始於嘉定十四年十月之庚午落成於十二月之丙寅舊門由學宮以出今易而南西直秦淮橫挹鍾阜朝夕縱覽心目開明亦足自壯幸為我記之余辭不獲命因廣其意以復之曰天下之理內外本末初無二致君子居室一日必葺亦猶吾身心不可須臾不加省察

而使各循乎理也故積基而堂架梁負棟室與深嚴門
戶無壅君子之居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望之儼然卽
之也溫君子之容也如鏡之明如水之定泛應縱橫無
適非正君子之心也自內以及外由末以求本豈容異
觀哉子之學旣得於家傳又能從先生長者游其必有
見乎此想其橫經退食招諸生登斯堂燕私從容凡心
目所寓亦必講明乎此不然則一室之安一身之便耳
豈子之志哉嘉定癸未上元日朝散大夫起居舍人兼
西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鄭自誠記宣義
郎充江南東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趙與勳篆額

右重建建康府教授西廳記景定建康志天聖建學
置教授一員紹興九年因左丞葉公奏照西京例增
置一員分東西廳東廳在學之左西廳在學之右宋
史職官志但載列郡各置教官而京學教授有二員
畧不之及亦其疎也篆額者爲宣義郎江南東路轉
運司幹辦公事趙與勳攷宗室世系表未見與勳名
惟秦王德芳九世孫有與勳或卽其人乎
治平寺藏輪殿記

潛研堂金石跋尾續

碑連額高七尺二寸廣三尺七寸十三行行三十六字正書額題建藏殿記四字正書

祈澤治平寺建藏殿記

勅額治平其來遠矣因初師置覆鉢之地故後人營環
堵之宮左眷金陵傍鎮驛道祝龍救旱靈感六朝蓋古
石書有可考焉自嘉定之已卯有檀越李濤者距寺不
二里占籍寺東古彭城上團也每出郊行不厭入寺家
世潤屋不慕經營見聞慈善雅所敬重其先捐錢披剃
本寺之僧曰一十有餘人

法超遠清鷲堂

而他刹又有

公之施者多不此紀也與夫築梁通津微恩涓惠未易
僂許忽一日入山修設與族弟釋法超從容話次迺曰
此山僧眾足矣但延置禪衲歲無生計可供齋厨不若
闢堂左隙地而建藏輪焉姑欲寡助常住不亦可乎况

木植合用吾廬有之既而諾請僧員法超法起為之幹
造次以命工計慮獨啓巨誠鼎新創造天宮法輪寶殿
一所及下彫鑿像儀毋容衰外工畢更飾藏輪佛金一
面其興事僦工愈多愈費隨胥隨有畧不憚煩纔僅越
朞之月已慶落成之舉如土石竹木之工計者奚翅十
萬少貲糧緡費之計者奚翅一萬而寺無毫髮之補彼
亦奚慮及耶不虞幹造二釋殿成七八相繼圓寂悉以
藏事委於寶華者而寶華雖不能任得代師起之衣鉢
不容辭焉善哉且人之一發慈言則千里福應况李君
建佛塔廟者乎其功德為如何念惟月浸歲深日更時

異謹刊諸石永為善信之士之規鑒云昔鉅宋癸未嘉定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攝藏事實華記

時眾徒弟僧普寧志立善達法誠法圓寶海寶江

都勤緣住持釋

鄂州重修北榭記

碑連額高七尺九寸廣四尺四寸二十五行行四十二字正書額題鄂州重修北榭之記八字篆書在江

鄂州重修北榭記

鄂渚之勝以南樓北榭並稱南樓繇元祐改作元

符未脩口黃公魯直嘗見於題詠惟北榭冠子城之顛

在郡公堂之後不知自何時建立乾道中于湖張安

國為大書扁榜厥後達官名人稍有為賦詩者然距今

亦五十餘載矣棟宇隘庠日就圯廢莫或顧省一夕大

風震蕩摧屋山飄瓦如墜葉舞空屋隨以傾壓不可復

支子城亦久弗治土石墮隄榛莽蒙翳狐狸所窟虺蜴

所蟠於是昉議更葺先增甃北隅袤二施崇三丈有奇

南袤尋有半崇與北等遂改建榭屋闢而大之敗楹腐

桷悉易以新既成宏敞翬翼與南樓巖然相望始於一

郡面勢為稱雖其高無所不矚而北望為尤宜嘗試相

與憑檻遐睎則煙沙蒼茫天水無際西陵鄆杜安陸諸

山隱隱出沒雲外雲夢之泱泱漢沔之縈澗皆可目略而指喻羣鴻匹鶴飛翔上下平蕪斷浦杳杳如髮暇日尚羊不涉級數十武而坐得千里絕特之觀殆前所未有也惟漢江夏太守所統疆域至遠今光黃蘄安信五郡之地皆故屬邑春秋時吳楚交戰出師往來之地水如清發瀆滢山如內方大小別雖丘邑變遷而勢勝猶在與夫孫伯符之所討擊周公瑾之所摧敗陶士衡之所平殄其遺跡猶可諏訪而考求邾城臨江故堞宛然嘗笑其規撫特淺淺耳庾元規志驕才輕亦弗克有成三關九阨之塞魏梁交攻或得或弃南北強弱係焉以見昔人爭戰之力不爲無意夫以地之相距雖有數百里之遠而據其要會實皆在吾環顧規置卷舒伸縮之中况郡居全楚上游與江陵襄陽實相爲表裏諸葛忠武嘗欲舉荊州之軍以出宛洛公瑾亦謂據襄陽以蹴操北方可圖二人之言若合符節而宋何尚之顧言夏口當荆江之中直通雍梁實爲津要豈非以地勢便兵力接故耶抑嘗据此論之若昔自南而圖北則易爲功自北而入南則難爲力故梁末回陸灑和之敗郡雖暫屬高齊慕容儼死守半歲雖能拒退侯瑱等然卒棄之還南五季杜洪龔據州城遙附朱梁以扞淮南之侵朱

梁三遣兵援之皆至近地然無救於洪汭爲淮南將劉
存所克身隕國絕豈天塹之設果足以限南北耶抑或
彼或此亦存乎人之圖回智略如何耳夫惟俊傑之士
有志於當世要必討論之素精計慮之素熟異時行遊
坐息朝思夕維未嘗不在於此故一旦發而見諸施爲
則必卓偉絕人非臨事隨應率意而爲之者所可及傳
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趙孟過鄭請七子皆賤以觀
其志夫所謂能賦者豈徒吟詠一時之風物景色哉必
也升高而望遠憂深而謀長覽山川之形勝考古今之
成敗究昔人謨議之得失與今日時措之宜其所蓄積
操存因感觸而發見所賦之志於是乎在王茂驪新亭
之感逸少冶城之諷大較亦茲意也夫是則高明其居
處緬邈其臨眺豈但以逸其一身而自適於耳目之間
而已哉榭之廢興似未足書然余改作之意非游觀之
爲則不可不明著以貽後之同志者俾得以周覽而繹
思焉嘉定甲申三月丙午眉山李壘記

按此記撰者李壘但叙改作北榭之故而不自述
其官位宋史附見兄李壁傳壁壘皆燾之子眉州
丹稜人燾先以文學著而壁壘又齊名蜀人比之
三蘇史言如此不能知其因何改作北榭也記云

乾道中于湖張安國為大書扁榜史張孝祥傳字
安國烏江人高宗朝累知撫州孝宗即位累知潭
州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其書此榜當
在是時孝祥號于湖工翰墨嘗書奏劄高宗見之
曰必將名世癸辛雜識又載其知京口時大書多
景樓扁却公帑潤筆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二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三十

句容縣五瑞圖并題記

碑高五尺二寸廣三尺一寸二分分作三截上繪圖
中七行行七字下二十行行九字正書在句容縣

特秀之芝兩岐之麥同本之竹苙蒂之瓜蓮有一於此
足為上瑞况五者來備乎然則 邑大夫與其

同僚所以召和迎祥者亦必有道矣

紹定己丑寒食日漫塘叟劉宰

寶慶丙戌邗城張君侃來宰斯邑越兩歲而五瑞集

焉士民歌誦盈耳蓋自有不能已者 漫塘聘君劉
先生言語妙天下平昔不輕許可其歸美於感召之
所自者信矣 山陰王令君亦有跋語暨諸賢序贊
連篇累牘未易悉紀 大夫初不自矜至有謝同僚
之詩曰賸喜聯官忘爾汝故令元化奪胚胎及惠邑
士之詩又曰山川清美天下稀五瑞同時盡紀碑碑
上只言人物盛若言德政愧無之吁大夫其謙矣哉
是歲五月既望免解進士充縣學學長江千里謹書

句曲司成刊

按五瑞圖題記漫塘劉宰為句容邑宰張侃作也

宋史劉宰傳宰字平國金壇人紹熙元年舉進士
調江陵尉真州司法授泰興令父喪起為浙東倉
司幹官默觀時變頓不樂仕尋告歸監南嶽廟理
宗初即位乞致仕乃以直祕閣主管仙都觀端平
元年升直寶文閣未幾遷太常丞就道至吳門拜

疏歸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尋卒著有漫塘文

集集三十六卷今錄人 四庫全書提要云宰著

作甚富淳祐初王遂哀其遺藁十僅得四五為

編訂作序名曰前集理宗收入祕閣世遂無傳明

正德間大學士靳貴從內閣鈔出因授王臬鉞梓

釐為三十六卷集中漫 塘一賦尤為世所傳誦 宋詩紀事云寧宗朝韓侂
胄枋國不復仕自號漫塘病叟卒謚文清此記題

紹定己丑寒食日己丑爲紹定二年是時正主管
仙都觀也江千里稱之爲漫塘聘君未詳所謂邗
城張偏史無傳宋詩紀事亦不見錄其遺句賴見
此碑江千里充縣學學長學之有長始見於此

陳盛父仙足巖題記

石橫廣八尺六寸高四尺十一行行七字正書

魯國陳盛父位希賈兄晦叔元輝姪朱子俊胡子儀韓
仁父盛父儉德寬兄之官古申是日謁口山遊真巖丹
桂遺香黃花發采舉盃相屬尙羊口晷臨分援筆以紀
歲月時紹定壬辰季秋旣望

龍壽禪寺復田記

碑連額高五尺九寸廣三尺二寸六分二十一行行四十三字正書篆額

雲蓋龍壽禪寺復田記

從事郎饒州德興縣主簿裘由庚撰

前奉議郎知安豐軍六安縣事胡逸駕書

朝奉郎改老充江南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劉克遜

篆額

教有廢興時有衰盛物有得喪而理無古今存亡之間
士君子平心揆事權衡於予奪之際者以其理也山林
枯槁之士視外物之去來得喪何有而有失則斯有復

者以其教也繇物之往復以占其時卽時之隆替以觀其教此吾西山龍壽禪寺復田記之所爲作也寺興於唐天復中鍾傳據豫章日秦置以處光化禪師官給田三千頃至我朝祥符間申石道者智新居之徒衆益盛易律而禪當其盛也唱道鳴教宗主其徒代有其人時往事遷人心教泯鐘魚如故而瓶笠之游鮮至矣雖在籍之田棄而不有亦漫不復省紹定壬辰連帥李公壽朋因法席適虛聞僧祖開道價卽具威儀迎致開早叅清簡庵得臨濟法隨後讀華嚴入大白在法口至之日口口藹聞禪口口集開知口口可驟也口歲大歉食口口給慨然口嘆有言寺故有田濱樵口曰裏湖爲居民侵冒者八百六十餘畝開命閱籍果不誣謁諸邑大夫胡侯梘侯仁勇士委官按視諭不妄盡理而歸諸寺開欲誌侯之德不忘踵門而謁至再子辭不獲則告之日子之教以壤色爲衣以行勾爲食田於何有後之人始華屋廣居豐衣美食田連阡陌無藝矣然其歸欲其徒一意精進無衣食以累其心則一也有國者病其無藝之蠹吾民也爲之經制不得貨鬻如世業比則田之有者不可使無失者不可不復亦口其理然耳君子之爲政一揆諸理起而正之於民無怨於僧奚

德子將安所誌乎為子之徒奉子之教撞鐘伐鼓敷座
 展鉢於一餐一供思所自來以山谷道人食時五觀自
 律以無盡居士掬溪煮藜自警不徒使大儒旁觀有三
 代禮樂盡在是之歎則廢可興衰可盛侯之功不唐捐
 矣吾既以為開勉然見姑蔑之旗者必取呼餘皇之舟
 者必復侯宰邑以最聞將去為郢州別駕北望中原志
 清河洛得時與位挈輿地而歸 本朝使 廼祖忠
 簡公義不臣虜之志一伸於六七十載之後則功烈偉
 矣吾重以為侯勉紹定六年七月日記

頭首 道宣 應堅 祖安 知事 宗起 宗智

淨聰 住持傳法沙門祖開立石

太學靈通廟牒

碑高八尺四寸三分廣四尺一寸五分作六截書每
 截或二十一行或七行每行或四字或二十九不等
 正行書在
 杭州府學

尚書省捺

存心齋諭學生林居雅篤信齋長學生黃恭服膺齋
 長盧方春齋諭林公槐視身齋長章汝鈞齋諭黃綱
 習是齋長朱應元齋諭龔琦允蹈齋長王日新齋諭
 陳一中存心齋長周或守約齋長陳季彊齋諭吳附
 鳳養正齋長張圮齋諭顏復之特志齋長水丘襲齋

論周景勵節性齋長陳鼎新齋論蔡夢雷經德齋長
姜文龍齋論林捨誠意齋長高嘉齋論戴鑫率履齋
長陳揚譽齋論潘震孫循理齋齋長胡夢高齋論蔡
廣時中齋長胡嗣家齋論李時琇篤信齋齋論林旂
果行齋長陳將齋論陳士登務本齋長邵忱齋論閻
丘成貫道齋齋長覃王元齋論黃時若觀化齋長徐
信卿齋論臧元孫立禮齋長王若訥齋論葉寔劄子
居雅等竊見神祠之立 國典所繫自太學初興廟
貌隨建禮讓祈禱靈異未易殫述如今歲五月初倉
猝敢暴九月初潛弭火警陰有感孚如響斯答惟是
曩立神祠私以護學靈通爲稱未該

賜號近者生員陳懿孫形之夢兆以謂不當私畀名
稱合經

朝廷陳乞神之有知能爲斯言揆之理義殊合典制
矧今際遇

聖君賢相優崇學校若蒙寵榮特昇

恩秩命以徽號使神人兩安爲惠實溥伏候

指揮

採奉

勅宜特賜靈通廟爲額封正顯侯採至准

勅 故疾

端平貳年十二月 日疾

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鄭押

叅知政事崔未上

右丞相押

特進左丞相押

勅太學靈通廟神右我先王各因其方以祠后土示有主也矧司我首善之地而不褒表之歟

口興建學爾以聰明正直妥靈其間凡鼓篋而入解褐而去莫不駿奔走在廟房物宏多厥靈炳著不但呵星妖叱鬼怪而蒸我髦士發揮斯文以為邦家光斯亦有陰助焉矣錫之徽侯都以徽號尚庶幾敬祭重祠之意可特封正顯侯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端平三年正月九日

特進左丞相清之

右丞相行簡

叅知政事與之未上

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性之
給事中咨夔

兼權中書舍人

正月十四日午時都事郭□□□□受

倉部郎中□□崔端純

差除

付吏部

特進左丞相清之

右丞相行簡

叅知政事與之

未上

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性之

吏部尙書闕

工部尙書兼權□□

吏部侍郎闕

告正顯侯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徐元麟

權員外郎

令史高之才

書令史周裕

主管院

相

端平三年正月十四日下

按南宋太學乾道臨安志云紹興元年於凌家橋

東以慧安寺故基重建有六齋曰升俊經德敦厚

彌新賁文富文此所指乃臨安府學非太學也宋

史選舉志紹興十三年兵事稍寧始建太學續資

治通鑑紹興十二年四月甲申起居舍人楊愿請以臨安府學增修為太學從之是以府學為太學也續鑑又載十三年正月癸卯詔以錢塘縣西岳飛宅為國子監太學舊太學七十七齋今為齋十
謝王曰禔身服膺守約習是允蹈存心持志養正誠意率履循理時中据咸淳臨安志京城圖凌家橋在豐豫門內創今湧金門湧金池河之東此是初初府學之舊基錢塘縣治在錢塘門內之南岳飛宅稍在其東北紀家橋之東其後即建國子監太學武學也然則太學非即府學舊基矣續鑑云在縣西與圖不同其址

今為浙江按察使署

碑載二十齋曰存心篤信服膺禔身習是允蹈守約養正持志節性經德誠意率履循理時中果行務本貫道觀化立禮校之續鑑增多篤信節性經德果行務本貫道觀化立禮入齋餘十二齋名同續鑑此二十齋僅見此碑諸書皆不詳不知所謂七十七齋者又皆何名据云舊太學似指汴都然史無攷碑載存心篤信二齋有齋諭學生齋長學生其餘但稱齋長齋諭不云學生不知是官是生宋史選舉職官二志皆不詳其制碑載勅文廟是太學后土神祠其靈異之蹟與夫額

賜靈通侯封正顯稽之史志皆不載則此碑足伊
武林掌故匪淺渺矣牒以端平二年十二月降三
年正月九日行正月十四日下勅後系銜云同知
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鄭者鄭性之也參知政
事崔者崔與之也時與之由知廣州召除故注云
未上右丞相不著姓乃喬行簡也特進左丞相不
著姓乃鄭清之也皆据宰輔表知之此後又列銜
名六行四宰輔外增給事中谷夔者洪谷夔也兼
權中書舍人泐其名此後又列銜名四宰輔外增
倉部郎中崔端禮等八人不能悉攷矣

嘉熙題名

石高五尺四寸廣二尺三寸二分三行行七字正書

嘉熙己亥歲口口口口泓口希口携家過此與諱侍行

理宗道統贊

碑十六石俱高五尺七寸廣三尺惟第三石四行餘俱五行每行或十一字七字八字不等正書在杭州府學

御製并書

朕獲承

祖

宗右文之緒祇適

燕

謀日奉 慈極萬幾餘閒博求載籍推迹道統之
傳自伏羲迄于孟子凡達而在上其道行窮而在下其

教明採其大指各爲之贊雖未能探賾精微姑以寓尊其所聞之意云爾

紹定三年所製淳祐改元孟春祇謁先聖就賜

國子監宣示諸生

伏羲

繼天立極爲百王先法度肇建道德純前八卦成文三墳不傳無言而化至治自然

堯

大哉帝堯盛德魏魏垂衣而治光被華夷聖神文武四岳是咨揖遜之典萬世仰之

舜

於皇聖德至孝盡倫所以爲大樂善取人惟精惟一帝心之純垂拱無爲堯道是循

禹

克勤于邦烝民乃勗靈敷在躬厥中允執惡酒好言九功由立不伐不矜振古莫及

湯

順天應人本乎仁義以質繼忠匪曰求異盤銘一德絜林六事人紀肇修垂千萬世

闕

闕

闕

武王

受天眷命繼志前人遐邇悅服偃武修文惟賢是寶法
度彰明建用臯極爰叙彝倫

周公

美哉公且翼輔成周施兼四事才藝俱優制禮作樂惠
澤敷流有大勲勞宗社延休

孔子

聖哉尼父秉德在躬應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既作文
教聿崇今古日月萬代所宗

顏子

學冠孔門德行科首聞一知十若虛實有樂道箪瓢不
易所守口趨聖師眩若其後

曾

守約博施反躬三省孝為德先祿仕不忍聖道正傳意
會神領一唯忠恕門人深警

子思

閒居請問世業克昌可離非道孜孜力行發揮中庸體
用有常人德樞要治道權衡

孟子

生稟淑質教被三遷博通儒術氣養浩然深造自得亞聖之賢高揖孔氏獨得其傳

右理宗道統于王贊前有庚寅御書印後有辛丑御

書之寶印今在杭州府學即南宋之國子監玉海所

謂淳祐聖賢十三贊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杭州府志題曰歷代帝王聖賢贊据碑贊

凡十三帝王惟伏羲堯舜禹湯文武聖賢惟周孔

顏曾思孟則不得以歷代賅之理宗御製序謂推

迹道統之傳自伏羲迄于孟子是專為道統作贊

也宋史道學傳序曰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

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

職業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與其徒定禮

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三

五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

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此理宗之傳

所以上自伏羲以迄孟子專明道統不及他人也

理宗紀載淳祐元年正月甲辰詔曰朕惟孔子之

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續通鑑

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謹但稱周

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

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

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王安石削去從祀亦在此

時戊申幸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翕

講禮記大學監學官各進秩一等諸生推恩賜

帛有差製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碑

所載與史合又理宗本紀贊曰宋嘉定以來正邪

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

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視前朝奸

黨之碑偽學之禁豈不大有徑庭也哉身當季運

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

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焉蓋以黨碑偽學相較

論正謂此碑之於帝王治道大有關係也碑惟闕

三行是文王贊餘俱完好前有庚寅御書印後有

辛丑御書之寶印庚寅是紹定三年辛丑是淳祐

元年然則此贊是辛丑重書上石矣碑在杭州府

學今之府學卽南宋臨安府學非國子監也國子監地

詳見前

太常大樂編鍾欵識

鐘高九寸腹徑六寸三分二行行五字正書

淳祐新鑄太常大樂編鐘

右淳祐編鐘一器於枚景間楷書淳祐新鑄太常大樂編鐘二行凡十字重十五斤十二兩以漢尺度之高九寸舞廣六寸舞修六寸七分銑徑七寸鼓徑六寸三分枚三十六自角及銑竟體作雲雷紋極細緻其形不圓而下垂特徵有裂痕音響不甚清越耳

王記

按欵識但言淳祐新鑄而不詳何年理宗本紀及續通鑑亦不載淳祐年鑄大樂編鐘之事惟宋史

樂志云理宗享國四十餘年凡禮樂之事式遵舊章未嘗有所改作紹定三年行中宮冊禮並用紹熙元年之典及奉土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冊寶始新製樂曲行事當時中興六七十載之間士多嘆樂典之久墜類欲蒐講古制以補遺軼於是姜夔乃進大樂議于朝夔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鐘罇鐘景鐘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鐘三磬未必相應云云然無改鑄編鐘之文史無夔傳性宋詩紀事稱夔于慶元中曾上書乞正太常雅樂得免解訖不第而卒則其議大樂亦在慶元年此

鐘鑄於淳祐年或是舊鐘敝損偶有新鑄非因新定樂器而鑄也諸家記載無聞識以備攷

大學忠顯廟勅牒

碑殘缺僅存高六尺四寸廣四尺一寸六截書每截九行至二十一行行四字至九字不等行書在杭州

府學

人倫忠於缺必有缺之缺昭缺有功不缺謀帥之風

缺凜若春秋復缺此維與宅以赫缺迺其生之自來檻

缺顛冠帶不左缺干羽在缺極於隆名宜廟食增崇於

命紀英烈言言可畏而仰以迄于今辟雍湯湯永觀厥成有相之道尚福茲土式勸為臣可特封忠文王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景定二年二月 日

太保右丞相益國公口道

知樞院事兼叅知政事口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龍榮

時輅兼權給事中口孫

中書舍人口

二月口口午時知事

左司郎中

太保右丞相益國公

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

權吏部尙書

吏部侍郎

善忠文王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傅起巖

郎中 令史陸宗機

書令史劉必昌

主管院口口

景定二年二月 日下

忠顯廟佐神

張憲可特封烈文侯

徐慶可特封昌文侯

董先可特封煥文侯

牛阜可特封顯文侯

李寶可特封崇文侯

口貴可特封尙文侯

勅忠顯廟佐神張憲等文武之道三而貫之以一曰忠

而已其有忠於所事死生以之此有國者所務白也爾
爲偏將實佐戎旃視姦鉄逆鼎而如飴凜義烈英風之
未沫觀其所主可使懦夫立匪唯有功於干城亦有助
於名教封侯廟食維以勸忠可依前件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景定二年二月

太保右丞相益國公口道

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口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龍榮

時暫兼權給事中口孫

中書舍人

二月口口午時知事童受

左司郎中 付吏部

太保右丞相益國公

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

權吏部尙書

吏部侍郎

告烈文侯

告昌文侯

告煥文侯

告顯文侯

告崇文侯

告尙文侯

奉

初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傅起巖

郎中令史陸宗機

書令史劉必昌

主管院口口

景定二年二月 日下

按此碑前段勅文殘泐文有辟雍湯湯永觀厥成
 有相之道云云後有忠顯廟佐神一行知其為太
 學忠顯廟碑也稽之杭州府志金石門載五碑一
 曰封太學靈通廟為正顯侯符勅牒文共一石端
 平三年刻一曰封張憲等為侯勅文暨寧宗國子
 監詔旨俱理宗御書俱引錢塘縣志一曰岳王廟尙書省
 牒端平三年正月牒一曰淳祐寶祐加封淳祐六
 年五月牒一道寶祐四年八月牒一道碑額篆書
 一曰景定勅封廟額景定元年八月碑額篆書俱

武林石
刻記
五碑皆不詳建立所在寰宇訪碑錄載五

碑一曰太學靈通廟牒端平三年正月一日加封

太學土地文忠侯勅牒淳祐六年五月下列刻寶

祐四年勅牒一曰加封太學土地文忠英濟侯勅

牒寶祐四年九月與淳祐六年牒同刻一石俱在仁和

一曰太學靈通廟勅賜忠顯額牒碑景定元年八

月一日勅封忠文王及佐神張憲等牒殘碑景定

二年二月俱在錢塘二書所載太學靈通廟牒端平三

年正月者已見前矣其府志所載封張憲等為侯

勅文即訪碑錄所載勅封忠文王及佐神張憲等

牒殘碑皆即謂此碑也但府志於張憲勅文下又

云暨寧宗國子監詔旨俱理宗御書訪碑錄所不

及而今拓本亦無此碑或所引錢塘志有誤也又

所載景定元年八月碑府志但云景定勅封廟額

訪碑錄則云太學靈通廟勅賜忠顯額則是先有

賜額碑在勅封忠文王碑前一年而今亦未見然

据此語是忠顯額即與靈通廟合矣府志祠廟門

不載忠顯廟惟有忠佑廟云在按察司署門外左

偏宋紹興三十一年建太學是十三年此語誤以岳武穆王故

宅為太學立土地祠以祀王此語亦未晰以岳宅建太學在紹興十三

年其時未必即奉岳武穆為土地以意度之初王建學時以靈通廟為土神其後乃祀岳王也

卒時有女尚幼痛父冤抱銀瓶赴井死元至正中

附于祠俗呼銀瓶孀子廟然則銀瓶之附祀始于

元至正時其在宋時止祀岳王也太學土地既有

靈通廟正顯侯端平三年牒又有文忠英濟侯淳祐六年牒

并此忠文王合之是太學土地有三矣此碑勅云

尚福茲土式勸為臣可特封忠文王確是為土地

之證然府志稱廟額為忠佑此碑為忠顯彼此不

同訪碑錄又載德祐元年正月有太學忠祐廟勅

封告據碑其忠祐實有其廟非即忠顯之訛疑不

能明也府志忠佑廟只載附祀王女而不及張憲

等六人注引方象瑛謁岳忠武家廟其時太學已廢故稱忠佑

為家廟記云中為王廟張憲等六人配語與碑合此

碑後列一勅云忠顯廟佐神張憲烈文侯徐慶昌

文侯董先煥文侯牛皋顯文侯李寶崇文侯王貴

碑泐其姓据鄭元祐精忠廟記作王貴尚文侯此六人皆武穆部將

則正祀之忠文王為武穆無疑但宋史岳飛傳孝

宗時建廟于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

年追封鄂王寶慶元年改謚忠武未嘗有忠文王

之號張憲等六人皆用文字為封疑用之太學故皆用文字而史於飛傳及張憲等傳皆不載

府志所載端平三年正月岳王廟尙書省牒不知廟在何處然與太學靈通廟同時頒降疑所謂岳王廟卽忠顯廟也六侯事蹟史惟張憲牛臯有傳憲傳云憲飛愛將也飛破曹成憲與徐慶王貴招降其黨二萬飛遣憲復隨州進兵鄧州遇賊兵數萬迎戰與王萬董先各出騎突擊遂復鄧州紹興十年金人渝盟入侵憲戰潁昌戰陳州皆大捷憲將徐慶李山復捷于臨潁會秦檜主和命飛班師憲亦還未幾檜與張俊謀殺飛密誘飛部曲以能告飛事寵以優賞卒無人應乃誘王貴告飛劫以私事貴懼而從又有王俊者以姦貪屢爲憲所裁張俊謀以憲貴俊皆飛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張俊自爲狀付王俊妄言憲謀還飛兵令告王貴使貴執憲張俊親行鞫煉使憲自誣譖得雲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全膚竟不伏張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行在下大理寺矯詔召飛父子至万俟卨誣飛使子鵬孫革致書憲貴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規還飛軍憲坐死紹興三十二年追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閩州觀察使贈寧遠軍承宣使牛臯傳云臯字伯遠魯山人隸岳飛

軍金人入寇破襄陽六郡敵將王嵩在隨張憲攻之月餘不能拔飛遣皋行裏三日糧未盡城拔斬嵩悉推功與憲僞齊驅甲士五千薄廬州飛遣徐慶與皋赴援敵人逼城皋遙謂曰牛皋在此爾輩何爲見犯衆鄂然不戰而潰飛分其功以畀慶從平揚么么計窮投水皋赴水縛么金人渝盟皋戰汴許間功最歷轉河南副總管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皋遇毒亟歸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毒皋云此憲皋二人之始末也董先史附見張玘傳云成州刺史董先爲制置司前軍統制玘佐之紹興元年金將高瓊率衆取商州董先禦之玘乘銳奔擊明年春偕先繇藍田渡渭規取長安時劉豫據京師先軍乏食僞降豫不挈家玘事其夫人如舊豫使人迎其妻先密書報玘勿遣且述必還意三年春先自僞齊歸玘還兵柄退就位此先與張玘之始末也其餘諸人並附岳飛傳云建炎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傳慶追破之紹興二年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擒之二年賊曹成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

破其衆成奔連州飛遣張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
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
成走宣撫司降三年春虔吉盜連兵寇掠帝乃專
命飛平之飛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
皆破降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
秋帝授飛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
都統制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皋皆隸焉四年除
飛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渡江抵鄂州僞將京超
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鄂州遣張憲
徐慶復隨州飛趣襄陽李成迎戰飛舉鞭指王貴
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以騎兵
擊其步卒成夜遁復襄陽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
合孛堇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
五年飛如鼎州揚么方浮舟湖中飛亟遣兵擊之
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皋擒斬之六年命
飛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
之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十
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
政赴之又遣王貴牛皋董先揚再興孟邦傑李寶
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凡此

皆六人歷次助飛戰功之大略也六人中惟王貴被誘告飛劫以

私事貴懼而從究不如五人之忠于飛也史有李寶傳玩其文別一河

北人自金拔身從海道來歸者未嘗隸飛麾下歸

朝立功高宗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卒贈檢

校少保恐非從祀之李寶也牛皋封顯文侯据鄭

元祐重建精忠廟在西湖北岳墓左記亦載此六人牛皋

作輔文侯府志冢墓門又載西湖東山街有烈文

侯張憲墓棲霞嶺北有輔文侯牛皋墓定香橋有

贈少保忠勇李寶墓觀其系銜不云崇文侯似係

河北歸朝之李寶非崇文侯李寶也又府志祠廟

門引錢塘縣志載昌文侯祠在府學為本學土地

神為徐文慶文字宋岳武穆王部將有戰功孝宗

朝褒崇及其部將遂賜為昌文侯此是理宗志誤作孝宗牒

充太學士神此語更誤後改為郡學仍奉以祠又有資

福廟在江干祀宋烈文侯張憲景定二年追封今

稱郡城都土地廟又有張烈文侯祠在東山街口

墓所唐皋撰祠記云侯蜀之閬州人武穆愛將或

曰其婿也墓與祠在棲霞嶺西去武穆不遠百步

許地又有忠烈二侯祠在眾安橋南棗木巷祀宋

封繼忠侯岳雲烈文侯張憲武穆死于獄二侯就

幾此地里人鄰其宛立祠祀之凡六人之有祠墓
可考者如此並附錄備攷碑于勅文年月後列銜
名四段其同者曰太保右丞相益國公口道名上一
字乃賈似道也曰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泐其
名一字乃沈炎也曰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
事龍榮乃皮龍榮也並据宰輔表餘官多寡不等
不悉攷

景定鍾欵

形製高廣悉與淳祐大樂
編鍾同止一行六字正書

景定甲子新鑄

右景定鍾一器亦於枚景間楷書景定甲子新鑄一
行凡六字重九斤其高廣修徑及枚數雲雷之紋皆
與淳祐鍾同形製音響亦如之王尙
理記

按甲子爲景定五年此鍾形製雖與淳祐鐘同而
其重則較前減十之四鐘之用不一此鐘無大樂
編鐘等字不知其何所用也

朱子書易繫辭

碑八石每高六尺八寸八分廣一尺八寸七石各二
行行八字行書末一石七行行廿五六字不等篆書
在常德府學

經文不錄

朱熹書蔡元定刻

紫陽先生墨跡原刻在楚常憲余既重修彭衙廟

季鏞先師小影暨大司寇像於廟因摹此刻

于明倫堂北徒托金石以傳不朽入廟瞻像登堂

睹墨師模儼然儀形式法是在吾同志口時

大明萬曆庚子年夏六月吉立知白水縣口西

蜀劉夢陽口識邑人經魁林篆書

考是書在宋乾道間書孔子易繫辭說卦三節凡八

碑在明倫堂東壁依堂壁逆行至國朝正統三年戊

午歷年二百五十舊刻漫滅知府周鼎重刻刊正順

行教授廬陵慶有跋

王功載記

右朱文公書易有太極一段蔡元定刻在常德府學

明正德乙亥吉水鄧璞為嘉定縣儒學教諭復摹勒

于吾邑之尊經閣下今移置明倫堂西南向刻手不

精遜原本遠甚海隅士大夫罕見文公書得重刻本

猶珍而祕之予在都門琉璃廠書市得此本蓋猶常

德元刻筆法險勁精采四射殊可喜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困齋銘

石橫廣三尺三寸五分高三尺五分
十七行行十八字隸書在湖南零陵

大谷山劉芮

方耕道通判武岡氣直而好義臨事不避難力平溪洞
積年之寇一境安靜施及旁郡亡何忌嫉者不欲顯白
其功附勢者又能文致其罪望獄踰年賴 天恩

深厚姑謫零陵耕道感激備省思有以報稱於是胡邦
衡名其室曰困齋張欽夫記之耕道又以銘見屬芮何
敢辭銘曰

澤无水困有言不信柔能撝剛樂天弗競豈无人爲拯
此困病拔本塞源遂志致命我觀聖人惟深惟幾三而
陳之窮測萬微或以樂死或以憂生或明而晦或晦而
明春水發源漫漫浮天霜風冽冽艸枯木折六爻升降
吾義則正二體變化吾心則定澤下而谷剛得其中水
上而列惟塞必通嗚呼至哉德辯益明窮通烹怨誰謂
困中有此至善

橋亭卜卦硯銘

硯縱廣七寸橫寬四寸五分上橫題橋亭卜卦硯五
字篆書銘二行分在右邊草書背四行程文海銘四
字一行在右下角宋謝侍郎硯大字
一行居中趙元記一行在左並正書

此石吾友也不食而堅語有之人心如石不如石堅誰
似當年採薇不食守義賢也

程文海銘

宋謝侍郎硯

大明永樂丙申七月洪水去橋亭易爲 先生祠扣
地得之 閩後學趙元□□

硯歛材石質堅駁蒼潤蓋宋謝文節公物也按史稱
公弋陽人寶祐中成進士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
知信州元師東下公以兵逆戰於團湖坪張孝忠中
流矢死信州不守公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
日麻衣躡屨東鄉哭已而賣卜建陽市上一統志載
建陽縣南門外有朝天橋宋紹興中建跨南溪醜水
十三道覆以屋七十三間又云謝疊山祠在縣南朝
天橋合之趙元所識則橋亭信有徵已特公被魏天

祐強逼北行時硯當不及攜遂致淪沒永樂間復出
於土其後三百餘年不知何時硯亦北來今完好如
初向爲天津周明經月東焯所藏月東工詩文善大
小篆居城東逆河東岸雍正初偶游城西海潮庵見
僧榻下一硯積土甚厚拂拭之知爲謝公物亟以米
易歸日摩挲於案夜卽抱以寢因以卜硯名其居余
與月東善時過其家考古書畫金石必出硯示余乾
隆丁卯秋月東染末疾旣卧床余數過視仍抱硯見
一夕謂余曰君每觀此撫之不忍去諸手是珍之也
我死當歸君己巳余由農曹之官粵西與月東不復

相見庚午夏月東抱硯且死語其孤曰是硯許查子
恂叔矣今恂叔官瘴鄉道雖遠言不可食其孤封題
寄粵以書述治命余潛然不自知其涕之交頤也是
硯自閩之燕之粵往復萬幾千里歷數百載而無少
剝損謂非神物護持耶

查禮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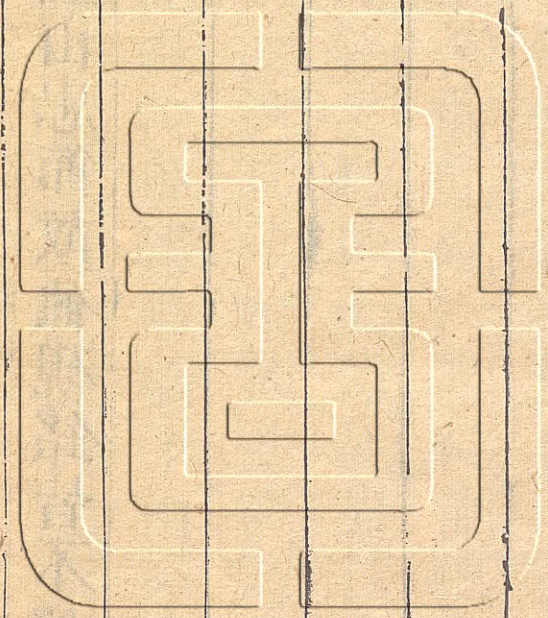
按宋史傳稱謝枋得字君直寶祐中舉進士乙科
除撫州司戶參軍卽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兼經
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
辦公事坐事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放歸德祐元
年知信州二年呂師夔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
敗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入建
寧唐石山寓逆旅中已而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
者惟取米屨而已元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
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二十
五年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欲薦枋得爲功枋得
見天祐傲岸不爲禮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卽日
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
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
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畱夢炎
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棄於地終不食而死

李道源撰神道碑至元廿六年八月子定之奉柩
還廣信明年九月葬其鄉之玉亭龔原門人誄而
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又据行實載公四月初
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于驛不云在憫忠寺此疊
山歷官殉節之大略也橋亭福建通志在建陽縣
南朝天橋舊名濯錦明永樂十四年圯于水十七
年縣丞趙璧重建橋上有謝疊山祠祀宋謝枋得
枋得嘗賣卜于此橋上邑人祀之此橋亭卜卦視
之可考者也硯銘識云程文海銘宋謝侍郎硯大
明永樂丙申七月洪水去橋亭易爲先生祠扣地
得之閩後學趙元丙申爲永樂十四年與通志合
此銘爲閩人趙元所鐫而云程文海銘宋謝侍郎
硯疊山官止於知信州未嘗爲侍郎其號疊山者
謫居興國軍時謫所有西山層疊因有千載西山
疊疊青之句遂以自號云疊山文集後附明山東
道監察御史李奎褒崇忠節奏詞稱宋忠臣謝枋
得弋陽人弋陽自歷代以來擅道學忠節之名者
獨枋得一人而已枋得妻李氏永樂初已蒙朝廷
登載烈女傳足以垂耀不朽奈枋得祠宇未立封
謚未加後人無所稱仰如蒙准言乞禮部定謚褒

贈仍行原籍有司創立祠宇歲時致祭云云而不詳是時朝廷准行與否又集後附行實不著撰人時代姓名有云至元甲申黃華平大赦枋得乃出得還寓于茶坂設卜肆于建陽驛橋榜曰依齋易卦小兒賤卒亦知其爲謝侍郎也侍郎之稱蓋始見于行實朱彝尊曰下舊聞引韓襄毅公集載韓雍請謚宋臣謝枋得疏竊見宋禮部侍郎謝枋得乞勅禮部翰林院議加贈謚云云是韓雍具疏以前先有禮部侍郎之官究不知加于何時又引景泰實錄載景泰七年九月以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韓雍之請事下禮部於是少保大學士陳循等議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謹身制度曰節請謚曰文節帝如所議行是文節之謚由於景泰禮臣之議並不因門人誄題之文皆所未詳也程文海字鉅夫避武宗廟諱以字行故元史傳名鉅夫傳稱鉅夫入元授宣武將軍管軍千戶世祖召見置之翰林爲應奉翰林文字進修撰至元二十年加集賢學士二十三年首陳興建國學乞遣使江南搜訪遺逸三十年出爲閩海道肅政廉訪使是疊山之被文海薦在二十三年却聘書流傳不朽雖鄉

塾童孺皆能誦而習之其被強入都不食而死在
二十五年硯銘皆述疊山不食之事似乎疊山入
都時未嘗攜此硯行卒後流傳人間而鉅夫官閩
海因以銘之據陳太常兆崙詩注稱文海曾任閩
海廉訪使適其時始獲此硯乃爲銘而仍歸之亭
吏則此硯沈埋建陽橋下由亭吏失守所致越百
二十餘年之後因建橋而掘土得之又越三百年
輾轉入於京師爲宛平查氏所得查諱禮字恂叔
號鐵橋宛平縣人得此硯時官粵西太守其後陞
任蜀中終湖南巡撫宦轍萬里恒以自隨海內文
人多作詩其時昶亦有詩紀其事畢秋帆尙書裒
詩詞爲上下二卷并摹硯形銘記刻以傳世名卜
硯集今恂叔子湖南觀察淳尤護惜之昶得其搨
本重疊山忠節故他硯銘皆不錄而獨存此并識
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二終

